



春臺先生文集

後稿二編
十五附錄

16
1411
12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明和18
1411
卷 / 2止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十五

書生知文養文

門人

東都

稻垣長章穉明

堤有節仲文

輯

雜著

病餘間語

丙辰之秋。余寢疾數旬。小差未起。猶在牀蓐。及病患
寢除。飲食寢進。而精神寢復。自服餌鍼。慰按摩之外。
更無他事。瞑默索寞。無以消日。於是有客來問疾。苟
得可人。素所親狎。輒延至枕邊。不拘坐卧。與語移晷。

老唐先生文集 卷之三
實病中之一適也。客之言曰。屬聞輕俊少年。略識文字。輒敢大言。夸詡先輩。裁弄詞章。弗喜人指摘。且如爲近體詩。犯律而不自知。即有人議之。答曰。白璧微瑕。何足以爲累。法律之士。不可與言詩已矣。聽其讀書。若與人言也。聲音時不正。如公輸子曰公逾子。趙衰曰趙雌。馳騁曰馳聘。碑碣曰碑渴。暴虐曰暴逆。崢嶸曰崢榮之類。人或正之。答曰。字有正義。無正音。讀書主曉文義。文義誠明。何必正音。少年者之言如此。其所與遊。皆屬而和之。如出一口。然其人率能讀書。

且能屬文。故見之者。唯知爲學之易。不復知其難。此不亦有益於人乎。何如。余曰。噫。異乎。吾所聞哉。夫詩之近體。自唐人始焉。唐詩以法律勝。唐詩之有法律。猶宮室之有區處也。唐詩而無法。是失其所以爲唐也。即作唐詩而不能如法。則如無作。盍舍是而爲古詩。古詩無定法。句之長短。章之多寡。篇之大小。唯其所欲爲。用韻尤廣。豈不縱恣哉。今不爲彼而爲是。豈謂唐詩易成邪。然唐詩豈易成哉。善爲唐詩者。守法而不爲法所拘。豈如今之少年。肆然犯律哉。若古人

詩。時有失點檢者。乃千百首中。厯厯一二耳。豈可取以爲法哉。夫所謂白璧微瑕者。可言於古人。不可言於今人。古者尚以是減價。況於今之人乎。白璧尚然。況非白璧乎。今有獻果物於國君者。雖百枚。必擇其無疵者。於采詩。獨不斥其疵乎。古人之詩。尚坐是不入選。況今人之詩乎。先賢率有定論。不可不考也。在吾諸友。天門上人老於詩者也。高野子式專於詩者也。嘗觀門公及子式之爲唐詩也。莫不固守法律。雖其誨人。亦何得如少年者之言哉。夫民有土音。人有

方言。所謂字無正音者。蓋謂此耳。然同文之治。自中原以達四方。則四方當以中原之音爲正。古今諸韻書所載。士君子所宜行也。自東漢以來。所稱博物通儒者。莫不講明音韻。唯俗士有從偏旁讀者。往往爲有識所笑。今輿隸田夫之言。霍亂曰博亂。獨參湯曰鹿參湯。士君子聞之而笑。即士君子而其言訛謬不正。則謂輿隸田夫何。而況讀書之人。號稱儒雅者。不知正音而可乎哉。昔我先皇之世。置音博士。令監正大學諸生讀書者。夫爲諸生者。何得忽字音哉。今

輕俊之士。不明字音。開口輒訛謬。而笑正之者。是所謂隱己微燠。反笑人之完脛者也。使其善讀書。有以廣知識。後必將自覺其非。亦何能終守其愚乎。

深谷氏家譜略

釋金山師者。予方外之交也。一日謂予曰。某雖寒族。亦有所自出。某父以無行不終其生。某少孤。母棄諸僧。先人緒業。將絕於某身。痛莫甚焉。今吾欲藉子文。以紀先人譜第歷數。刻諸片石。以示來者。庶亦繼述之似矣。敢請。予答曰。諾。他日師持其譜牒來授予。曰。

請以煩子。予既卒業。遂叙其略曰。深谷氏之先。出自桓武天皇皇子葛原親王。至其孫高望。賜姓平。爲上總介。高望之孫國幹。居常之那珂郡。因以那珂氏焉。國幹曾孫通幹。居常之下江戶。因爲江戶氏。又十世名通正。居常之石井。因爲石井氏。通正玄孫之子通方。稱要介。居常之水戶。通方之子通俊。稱藏人。有二子。長女名小茶。少男名通春。義公時。通俊有故去水戶。二子皆小。攜之徙於東都。義公徵小茶入侍後宮。及長得幸。稱式部。憲廟之過水戶邸也。賜及後宮。

侍女。式部與焉。及義公老于西山。式部從之。遂終于西山。通春在東都礫川里。改氏深谷。生子通基。式部名之以爲己子。給之衣食。式部沒後。出仕秋田侯。未幾去之。歸家礫川。自先世善射。通基亦習之。於是教授學者。又好蹴鞠。頗有能名。爲人放蕩。踞弛。任俠使氣。衣服好奇。時與飲博之徒遊。其所與遊一人。就借金十兩焉。通基弗肯。其人怒。通基亦怒。罵詈去之。遂用是爲其所告。繫於求盜獄。求盜吏考問其所與博百方。而通基並弗對。問謂吏曰。我已受辱如此。自

分死爾。何更有所告哉。遂被斬。時年四十九。享保元年丙申十一月二十六日。壬子也。妻北住氏。生子三男一女。其男長少皆夭。仲子爲僧。名延光。即金山師也。女既適人。

紫芝園規條

一諸君子會業。須要專心講習。如讀一書。宜輪番一人讀之。而諸人謹聽之。若有疑義。須待一節終而講究之。不拘尊卑先後。皆得發問。只宜謙遜。戒勿勦說雷同。最不得以尋常說話亂之。及不可與人

私語。若講畢而有餘閒者。即談笑。何不可之有。若徒喜談笑。不留心於讀書。非會業之意也。不如無會。

一凡會讀者。須豫熟讀其書。尋思其義。有疑惑處。貼黃待會問諸先輩。若有後生初學。問疑義於先輩者。先輩固當委曲告之。滿坐須虛心諦聽。不宜以其所問淺近為嗤。恐初學羞其見嗤。不復敢問。君子疑思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况初學豈宜憚問乎。其先輩亦豈宜嗤淺近之問乎。登高自卑。何可忽。

淺近哉。記曰。教學相長。此之謂也。退會亦須覆讀一遍。乃為有益。

一諸君子會集作詩。須沈吟索句。不得談笑。不惟己不能得句。且妨人沈吟。不可不慎也。若己詩速成。不可即出之。必待滿坐畢成。然後出之。仍戒私語。

告社中諸君子

告社中諸君子。若有人求見純者。請勿輕易為之。先容。必究問其有志於學否。而得其質言。然後乃為言之。純亦不敢拒。將強見之。若輕薄少年。進銳退速者。

與夫但見純面以爲口實者。勿言爲妙。純病不耐煩。不能禮待閑客。請辭。惟諸君子諒察。

對客論文

壬戌夏。有一書生自尾來。因服子遷以見余於紫芝園。余與之坐而與語。頗有文理。問其所從來。則曰。嘗遊平安。識一二儒生。因言有宇野三平者。年四十餘。終歲閉戶。潛心讀書。實竒士也。余曰。然。予亦聞之。其弟兵介者。嘗遊東都。從我徂來。先生學古文辭。既歸。平安而畔之。與其兄俱非徂來。無何兵介死。三平特

立大言。以文章自任。近日書生有自平安來者。必稱三平。則之子蓋巨擘於平安儒生也。因叩客以三平所以爲教。客曰。三平譯唐詩以此方俗語。遂以之授弟子。令成誦。余笑曰。異哉。三平也。夫詩者。華夏之雅言也。故雖異邦之人。固當以華夏正音直讀之。而此方人不能華音直讀。以通其意。故以方言譯之。顛倒其文。而後才通其意。然方言亦有雅俗。有古今。先賢必擇其古者雅者而用之。雖非華夏正音。尚可以誦讀也。此我東人誦讀詩書之法。出於不得已者也。若

夫解說者。多用俗語。取其易曉耳。是以我祖來先生嘗有譯文之教云。今三平乃取解說之法。而施諸誦讀。幾不入於鄙俗。若欲方俗易曉。則詩不如和歌。和歌不如今俗。所謂俳諧者。三平欲化方俗而不爲俳諧。乃以詩爲教。不亦迂乎。夫文章之道。固有極至。秦漢以前則尚矣。降自漢季。風雅與世興衰。歷趙宋胡元。遂淪喪矣。明興。李獻吉何仲默倡諸前。李于鱗王元美和諸後。一時才子輩起。屬而和之。於是文章之道。大振於千載之下。及其合作也。不啻得比古人。或

時將過之。可謂極矣。夫物極而變。天之道也。明人文章。至嘉隆萬曆之際而極矣。萬曆中。李王數子既逝。而袁中郎鍾伯敬徐文長李卓吾唐伯虎之徒。皆以才氣自高。不從先進之故轍。而別立意見。以求勝之。然至高不可踰也。至善不可尚也。於是不得不變而下。此明季文章之所由衰也。雖我日東亦然。文章之道。廢數百年。迨於神祖勃興。惺窩羅山二先生出。而倡文學於士大夫之間。爾來海內之士。稍稍向儒術。講文學。豪傑迭興。教育生徒。觀其立言設教。互有

得失要之未達古道耳。及徂來先生出始倡古文辭於海東。初未有和者。則吾二三兄弟信而從之。先生蓋亦待數子以定其論云。先生既明古文辭。因以考經術。其說度越千古。則又明儒所不及也。夫先王之道。謂之文章。文章得徂來而極其至。蔑以加焉。如將有以加之。則亦不得不變而下。此理勢之必然也。今三平自負其才氣。而別立意見。以求勝徂來。其果能勝徂來則不知也。余恐三平之勝徂來。適其所以自卑下也。夫世中謳歌童謠。自高趨下。古今之常。而近

時尤甚。風俗之衰。治國者所憂也。三平之說行。則我東方文章其已矣。夫凡文章之教。所以施於君子也。平安儒先。乃欲以斯道訓於小人。過矣。意者三平亦坐是習耳。世傳昔白樂天每作詩而成。必使老嫗解之。如不解。輒棄去。所以致白俗之誦也。今三平作詩。其亦必使俗人解之。欲其不俗。不可得也。以此為教。焉得不傷大雅哉。悲夫。率海內之人而禍文章者。其三平乎。客默然。

論文戲語

甚矣古文之難復也。今操觚之士。自稱爲古文者。比屋可封也。予觀其所爲。異音同調。無甚高下。大抵魯衛之政已。夫取古人之糟魄。以充五齊八珍之用。何足以饜人之口腹乎。若鬻醜而在南面王之位。誰畏之乎。夫辭固不可以不修也。辭而不修。不可以爲辭。然辭達而已矣。辭而不達。不可以濟用。凡古人文辭。必有所當。辭有所當。故文有生色。文有生色。故千載之下。讀之使人拊髀爵躍。豈在多言哉。今徒取古人文辭以爲己言。其言不切。今之事情。是其辭不當也。

辭不當。故文無生色。文無生色。何以作人。古人之言。美惡皆自其口出。今之修辭者。言不自其口出。譬如童子將命。比之卿大夫之使。受命不受辭者。豈同日之論哉。又况今之屬辭者。貂尾不足。狗尾續。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或白龍而魚服。或負且乘。或履校滅趾。或見羣龍無首。或錯舉以爲所記之名。諸如此類。不殆於俳優乎哉。雖多亦奚以爲。夫松杉檜柏。椶栲豫樟。世之所謂良材也。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榑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設使

匠氏用材失其宜。雖有天下良材。吾知其不能成室之美也。醫師之於藥物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及其用之而當也。皆能療疾除患。若乃修合失齊。服餌失法。雖有天下良藥。不能奏効。甚者或傷害人。可不慎乎。文辭亦然。辭有今古。行辭之法。亦有今古。今操觚之士。徒知擇辭。而不知擇法。取古人之辭。而行之以今法。譬如以瑚璉簠簋。陳之穹廬。非所宜也。若越人冠章甫。豈其稱哉。夫辭有險易。誰昔然矣。古人文辭。未必皆險。

讀之可知矣。且夫屬辭易。得法難。操觚者流。孟浪屬辭。而莫問其得法與否。務險其辭。使讀者不曉其意。以此求名譽。何難之有。如承蜩耳。操觚者流。開口輒期。左氏司馬云。噫。左氏司馬。豈易為哉。試以其所為文辭。方之古人。尚不能及。天漢以後作者。而况敢望龍門乎。况敢望左氏乎。夫為文辭。固非易事。論文辭亦難。必善讀古文辭。然後可以言古文辭。近時月旦。唯取屬辭之工。而不復論措辭之當否。與行辭之得失。妄意許與。極口稱贊。輕俊之士。一獲師友之許與。

沾沾自喜。以爲左氏司馬可爲也。遂安於小成。而不悟其所以不及古人。此修辭者之患也。

拾遺

先妣清水氏行狀

先妣者。東都人。姓清水氏。名梅。後名游。本多彌八郎。執事諱佳忠之長女也。以明曆二年丙申秋九月十五日。生于外祖太宰謙翁之家。四歲不行。父母患之。就幕下侍醫塙宗悅而求治焉。卒賴其力以成人矣。稍長。聰敏過人。善事父母及外祖父母。皆以孝稱焉。

謙翁愛之。乃養以爲子。寬文十年庚戌。謙翁以老而無男。故以我家君爲嗣。因以先妣妻之。先妣時年十五。性行篤實。正己愛人。容貌不事修飾。衣服不好華美。加之貞靜幽閑。頗有關雎之風。人多悅之。十一年辛亥。先妣年十六。有孕。父母以其稟受虛弱。慮生育之難。先妣慎起居。節飲食。保養有道。十二年壬子。先妣年十七。春三月廿一日。生我嫡兄。先生如達。子母俱全。延寶六年戊午。先妣年二十三。夏五月。下浣。家母寢疾病。先妣乃告我家君。往而省之。親侍湯藥。十

餘日。六月十一日。家母卒。先妣號哭無度。七年己未。先妣年二十四。我家君有公命。將以妻子徙信州。飯田事定。告先妣。先妣許諾。蓋以從夫之義爲重。而不以與家父永訣爲意也。冬十二月十七日。遂之信州。先妣性怕寒。信州者。天下嚴寒之地也。時又大寒。其苦爲何如哉。八年庚申。先妣年二十五。秋九月十四日生純。母子皆全。貞享元年甲子。先妣年二十九。我家君在東都。夏六月。飯田城下失火。施及比鄰。通家男女恐怖失所。先妣從容告之曰。勿懼。惟當斂財物。

耳。乃自麾奴婢。使之各做其事。家人無有不用命者。火亦不及。其臨急難而不懼如此。秋七月十三日生我妹。產育同前。元祿元年戊辰。先妣年三十三。我家君有故。罷仕于飯田。又以妻子返東都。客于橫山氏。是時清水君仍無恙。先妣見而大喜。三年庚午。先妣年三十五。春三月十日。清水君卒。先妣哀痛無已。先是清水君娶後妻。先妣事之孝矣。自君沒而後。益盡其心。後母亦爲性溫柔。愛先妣如己之所生。人亦稱之。六年癸酉。先妣年三十八。我家君又有故。致爲臣

于橫山氏而去。從是絕望於仕路。而家居于都城之北。先妣從之。共素貧賤八年矣。善勤家事。不敢寧處。勞苦之極。身體羸瘦。先妣少聞佛氏之言。而歸心於三寶久矣。癸酉之夏。謁靈雲寺覺彥律師。受光明真言。且承本不生之教。秋結緣於兩部大曼荼羅。而被覺彥灌頂。爾來歸依密教。信奉不措。時持齋戒。以擬在家之菩薩。紡績之暇。日誦光明真言數百遍。五年滿一百萬遍。律師乃授之七印。十年丁丑。春再登兩部之壇。結緣投花。花皆入中堂。緇素驚歎以爲深信。

所致也。庚辰春二月有風疾。服藥而痊。期月再作。於是更醫治之。古方無效。荏苒卧枕。夏五月十一日疾。病自知不起。乃與我家君永訣。且集吾輩而命身後之事。一兩件。畧無憂色。旬餘病小差。人皆以爲可起。而先妣之心。獨必於死。不肯然之。以度數日。時遇炎蒸。疾又大進。於是求救於四方而不得。三世之徒。束手而退。逾月更劇。是時先妣所苦。蓋非不重。然先妣默而不言。終日輒然而已。是月九日熱惱尤甚。翌日小安。日暮又甚。三更之後熱退。朝視其色。如宿酒。

醒。問之則曰。我今無所苦。有人以言慰之。則以微笑應之。至于黃昏。身體不動。面貌如睡。寂然而沒。年四十五。元祿十三年六月十一日。適當前母忌日。何耶。蓋慈孝交感之徵。而無足怪者也。初先妣十二三時。有尼素淳者。授以大學。受而誦之。及長。讀源氏伊勢等紀談。而考婦道之得失。多誦古之和歌。時復作之。早歲能書。善縫衣裳。後讀佛書。專務慈仁。為人寡欲。好與。雖珍奇重寶。無一毫愛惜之心。其視奴婢如子。吾儕小人。以不敬逆其心。則未嘗怒之。他日私督其

罪。而告以孝悌之道而已矣。嗚呼。先妣在世四十餘年。其間善行美事。不為不多。茲錄一二。以為子孫之訓。此皆吾輩所親見也。如其生來事。則聞諸故舊云。哀子純狀。寶永三年季冬十八日。書于平安客舍。

送松崎子默序

松崎生者。篠山世臣也。篠山君京尹。世子在東都。生少事世子。亦在東都。今茲春君召生。生將趨命於京師。太宰純之於生。同志之友也。臨行純謂生曰。賈子稱達人大觀。京師之於天下。乃大觀之地也。嘗論自

神武皇帝定我大和都。檀原繼立者四十有九。經年千有四百五十。遷都四十八。未有三世而不遷者也。及至桓武皇帝。定築平安城。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爾來殆乎千年。豈不古哉。是故雖曰世變風移。其間有變者。有不變焉。變者。道之興廢。邦之治亂。世之盛衰。俗之污隆。是已。不變者。山林川澤丘陵原隰。依然宛然者。與夫王朝禮樂。君臣威儀。百官名物。車服制度。及言語文字之類。循循不革者是已。士苟好古。一過陳迹。尚足以廣識見。而況王者之迹乎。況今之

京師乎。夫讀書爲文學者之事。詞章之才。生之所固有也。雖然。以予觀之。自古有大述作者。必胸藏天下奇書。眼覩天下勝事。足蹈天下勝地。然後氣吞宇宙。筆參造化。而名聞百世矣。如司馬子長於史記。豈不其然乎。不然。南人不信冰蠶。北人不識火鼠。使其有所著作。乃是山林口氣耳。奚足觀邪。今生受君命。從事於京師。夙夜勤勞。臣之職分。豈宜懈之。此乃我所不責於生也。若乃五日洗沐。彈冠振衣。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非生所好也。樂山。則有比叡愛宕之高。駢馬

良岑之峻。深草木。幡之長。大原小鹽之幽。一著屐以登。則靈運之樂。生亦可擬也。樂水。則有鴨之漉之深。淀之闊。一枕流。則孫荊之志。生亦可擬也。登樓。則有鹿苑金閣。慈照銀閣。一倚闌。則仲宣之賦。生亦可擬也。花。則有仁和清水。祇園醍醐。嵯峨嵐山之盛。月。則有音羽廣澤之勝。一乘輿。則騷人之詞。生亦可擬也。於戲。生乎。當此之時。必將有長篇大作。以一洗天下耳目。不亦快乎。且夫論道講書。天下無不可之地。第京師天下之中。厥土敦厚。厥地高燥。厥水清冷。厥風

溫柔。厥民謹儉。厥俗文雅。是以名師碩儒。詞人才子。及百家技巧之徒。多其所產。是故學問所便。莫如京師。生也。此行。君之命也。無乃天祐乎。生之大述作。不出自大觀之中。吾且立而待之。往矣。勿遲遲焉。生哂。純家貧。不能有餽焉。茲自記其言。以爲送生序。

老子特解序

昔者周厲王無道。忘文武之業。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進諫。厲王弗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王益行暴虐。民不堪命。國人謗王。厲王又禁之嚴。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於是諸侯不朝。居數歲。民相與叛。虜厲王。厲王出奔彘。天下無君十有餘年。厲王死于彘。子宣王立。用仲山甫。修文武成康之政。諸侯復宗周。宣王崩。子幽王立。嬖褒姒而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大夫虢石父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爲卿士。民不服。申后之廢也。申侯怒。與西夷犬戎攻幽王。竟殺幽王於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因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爲平王。平王立。東遷于洛邑。以避戎難。自是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

強陵弱。衆暴寡。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大夫強僭。家臣叛逆。臣弑君者。子弑父者。無國無之。雖有文武之道。周公之典。莫能舉而行之者。禮樂殆乎墜地者。二百年矣。當是之時。老聃生于楚。不自安蠻夷。往而仕周。爲主藏室史。以聰明之姿。學先王之道。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仲尼聞其名也。自魯往而師事之。而問禮焉。禮遂有記。是其人不世出可知也。仲尼退而有猶龍之歎云。必非傳者之妄也。仲尼自周返于魯。學益明。道益進。於是見王法衰廢。天下

擾亂而欲有以一振之。仲尼視天下之人。猶赤子也。赤子匍匐將近水火。不可不救也。仲尼以爲赤子之難可救。固當救之。假令其不可救。我猶當萬方救之。不宜坐視其死也。於其決不可救也。又猶當詔人以保護赤子之方而已。仲尼之用心如斯。是故應聘諸侯。周遊四方。以求行道。其勞亦甚矣。及其晚年。道竟不行。於是絕望於當世。而俟來者於無窮。乃刪詩書。正禮樂。贊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其功亦大矣。夫周自文武至於仲尼之時。五百有餘歲。世之

衰亂。俗之頹敗。殆乎極矣。自明者觀之。若宜有王者起焉。然于時天子非桀紂。諸侯非湯武。文武之澤未斬。周公之典猶存。天命未革。上下因循故俗。以消日月而已。雖有豪傑。莫能爲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絕望之辭也。夫仲尼雖既絕望於當世。然猶不忘斯民。欲一康濟之。石門監者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真知言也。仲尼蓋以天意不可知也。故可已而未已。非好事不知己者也。此乃仲尼之仁也。老聃則不然。身仕周爲賤官。博覽史籍。達觀

宇內。以爲先王之道不可行也。天下不可治也。民不可化也。蓋以桀紂至暴虐。民不堪命。相率作亂。故湯武因民之不堪命。而與諸侯謀伐之。放桀殺紂。而民大悅。此道之所由興也。周經幽厲之亂。而東遷之後。上無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仁。人皆口詩書。身禮樂。而無其實。陽施小惠。而陰鳩大利。外行仁義。而內爲貪暴。尤之無尤也。攻之無攻也。百姓疾視其上。相謂愁苦而已。當是之時。雖有仁賢。莫能救療也。譬之猶人過中身。忽嬰大病。賴醫藥鍼砭之力。得不死。雖起

居飲食如故。然比之不病之前。氣體羸憊。精神虛乏。頗見其衰也。於其時也。雖有天下良醫。不能與之藥餌。令復壯盛。若使庸醫爲之。不啻不能奏效。反增其疾。不若飲食將養。動止消息。聊以保其性。老聃以爲今天下如斯。愈治愈亂。不若無治之安。區區仁賢之力。何能爲乎。勞而無功。不若措之。故著文辭五千言。以攄其憤懣。遂去周而西出函谷關。人不知其所終云。嗟夫。嚮使老聃生於文武成康之世。必在亂十人之列。而立功業於天下。又何暇著五千言乎。然則老

聃之著五千言。憤激之爲耳。非其本心也。仲尼雖不
得志於當世。然其所修先王之道。存乎六經。而萬世
與日月爭光。豈不大哉。老聃之遺文。後世悅之者。莫
若莊周。莊周著內外雜篇。以發明老聃之道。而不章
解句釋。次則韓非。實爲老聃之徒。然其所著解老喻
老。皆殘缺非全篇也。又次則漢河上公。時名知老子。
然其說今亡。魏晉以來。注老子者。無慮數十百家。或
以玄理爲說。或傳會以他義。要其得老聃之指者。無
有也。純少好讀書。尊信仲尼之道。思欲一講明之。遂

潛心經術數十年。既過中身。六經略通。始知仲尼之
道。明如日星。於是按古文孝經。撰論語古訓。增注家
語。纂詩書古傳。注周易。皆既卒業。余生于二千餘載
之下。而上事仲尼。欲以區區之力。輔翼其道。亦可謂
不知量也。今年近七十。而疾且日至。吾志未衰。而氣
體漸憊。坐觀世之變態。衰敝日滋甚。雖有聖者。莫能
救之。是誠老聃著五千言之秋也。余嘗以爲末世先
王之道。不若老氏之無爲。而憾五千言竟無明解。因
用古訓。隨文解之。不依諸家舊說。特立意見。故名之

曰特解。雖未必得老聃之指。然御衰世者。幸有取焉。庶幾知爲無爲之爲。用無用之用。可以息民矣。此亦老聃著五千言之意也。

產語跋

產語十二篇。不題撰者姓名。傳言出於寧樂佛寺之古藏。予則獲諸浪華之市。考自漢以來歷代藝文經籍志。皆不載。書中所言。皆治生之事。而多錄管晏李悝白圭等語。儒家邪。抑法家邪。予不能定其所屬也。夫古書之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如古文

尚書孝經。其昭昭者已。誰知此書非管晏李白之徒所著。亦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乎。予特愛其言治生之甚詳。而論及國家之治。有益於天下之人。於是手校繕寫。藏諸巾笥。以爲惟中之珍云爾。

祭亡嬪末松氏文

維正德四年甲午。夏五月己未。太宰純恭以䟽食菜羹祭亡嬪末松氏。嗚呼哀哉。純以寶永己丑。往難波。遂徙三舍。與汝合厝。辛卯春。純歸東都。汝獨留。寓姊夫氏。以待吾消息數月。是年中野子鉉扶母還自長

崎。因取汝於難波以歸。八月來東都。十有二月。純出仕食五斗。于今三年矣。今茲五月十三日。雞鳴。汝乃奄忽先我而沒。嗚呼哀哉。嘗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何疑之。雖然。吾觀汝之爲人。質直賢實。不淫不欲。蚤夜勤動。不敢寧處。不喜佚遊。愛人好與。善爲飲食。而口甘淡薄。專務紡織。而身安麤敝。事舅從夫。不敢自恣。人而如此。亦不易得矣。夫。然而吾觀汝之爲生。早喪父母。兄弟索居。已嫁家貧。親取炊爨。幾年。從我來東都。祿薄用不足。終窶且貧。勞役辛苦。不可勝

言也。人非金石。誰能不病。汝疾得之。貧勞。若我富貴。汝未必疾。亦未必死。嗚呼哀哉。民莫不穀。汝獨胡害。天下之理。無極不變。是以貧者不終貧。賤者不終賤。鄉使汝與我偕老。焉知他日不富貴。若我富貴。汝乃吾糟糠之妻也。吾雖不肖。豈棄之哉。死者有靈。汝應知之。今汝先我而沒。汝之不幸。即我不幸也。嗚呼哀哉。汝生無子。異鄉無私親。非吾營後事而誰當之者。不腆飯羹。聊寓寸訖。魂消腸斷。不勝號泣之至。嗚呼哀哉。尚饗。

爽鳩子墓銘原文

昔司馬子長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誠哉。夫死一而已矣。士苟學道而立功於其所奉。足以躋始志。不負夙願。死無遺憾。則可以死也。何必長生久視之可貴哉。子方大夫。田原十餘年。先是。田原侯患貧。歲時職貢。仰給商賈。橫取於民。減士俸而不足。殆且不能爲國。及子方爲大夫。會先侯康雄薨。今侯康德立。令子方主國計。於是子方屬群有司會計。量入以爲出。省事節用。督群有司。使各供

其職。田原侯亦能省後宮之費。絕輿馬之好。專任子方而不貳。無何。侯家用足。不橫取於民。不減士俸。不復仰給商賈。而無匱。數歲。遂至使世人謂田原侯富。子方之力也。子方少好學。無書不讀。年近三十。見荻徂來先生而聞古道焉。卒用是立功於其所奉。可謂善學者也。其所能詩若文。雖人所稱。乃其土苴已。子方勤勞侯家。罷甚。數請致事。而未見聽。享保乙卯。四月。十二日。辛巳。暴病卒。距生元祿庚午八月二十一日。己卯。爲年四十六。子方之先。本石川氏。田原侯賜

之姓。爲兒島氏。比公族也。祖父正時。父正親。子方其。次子也。始先大夫鷹見君定重。未有男而有一女。乞子方於其父。以爲嗣。因女之。鷹見君晚乃有子。屬子方。令弟畜之。鷹見君沒而子方嗣。久之無子。名其所弟畜者曰定興。以爲子。子方諱正長。以其嗣鷹見氏。因自號曰爽鳩子。子方其字也。銘曰。鄰哉維臣。能致其身。學而不厭。文章以成。立功不朽。雖死如生。爰勒斯石。以示後人。

與徂來先生書

此書既成而未發。屬先生疾篤。遂不果致。

純再拜。新年尚寒。貴恙何若。屬聞先生命其徒某輯錄社中諸子之詩。將上之木。因先取昔年以來諸子集于西臺侯邸所作之詩。而編諸卷首。純竊抃曰。盛哉此舉也。於是次及而徵純詩。純生而不才。愧播詩名於四方。况乎自先君子下世而後。無復所求于斯世。年又幾五十。尤不欲以罷駑而方駕於逸足者。且西臺侯既絕純。純恐不敢踵門以請罪。聞先生此舉也。竊以爲既獲罪於西臺侯。今而列賤名於其集中。恐重吾罪。不如逃之。故請於先生。願除純詩。不意先

生告純以狹中小量。爲純大病。此言誠中純膏肓。純雖不敏。敢不服膺。言務廣其狹。大其小手。然純之狹中小量。非病也。性也。得之天。受之父母。不能變之。五十年于茲矣。自今以後。血氣垂衰。雖奉嚴教。恐不及化。且純狹中小量。固可患也。而能亦在此。所謂息脛不可續者耶。先生乃欲令純廣之大之。得非續息脛者比乎。純若變其狹小爲廣大。恐喪其性。喪其性。則將併與其能。喪之。且先生嘗非宋儒變化氣質之說。以爲聖人之道所無。純深信之。如純之狹中小量。

非所謂氣質乎。先生乃斥以爲病。而欲爲治之。豈欲使純變化氣質耶。何其言之矛盾也。純也惑。敢請聞歸一之說。幸勿吝慈諭。夫先生自以大量能容人。亦以此稱之。然以純觀之。能容學者。而弗能容庸人。能容文藝之士。狂簡者。而弗能容禮法之士。能容其人。而弗能容其言。是則先生亦有所不容也。人亦有以是議先生者。雖然。先生則一代之豪傑。命世之英雄。睥睨宇內。蚊虻世人。其容與不容。何所論哉。陳者純之不欲。與於西臺侯之集也。抑有說焉。昔西臺侯屬

諸子於其邸。相與講文藝。吾黨之士。從先生往者。煥圖之外。文安也。元喬也。以正也。玄中也。定興也。重鼎也。孝祖也。孝先也。及純也。既而煥圖。文安。皆不祿。後唯元喬。亟被延接。餘盡不見。召。近又聞其延見君端。煥明。卓上人。及數寄玄中詩。贈煥明。松英以文。而於以正以下。則愈益寥寥。不復見存問。蓋棄故悅新。貴人之常態。宴爾新昏。誰昔然矣。何獨至於西臺侯。異之。純雖狹中。豈如婦女而怨人哉。夫西臺侯始學文於煥圖。煥圖沒而有遺稿。友人輯之。釐爲三卷。貞圖

以兄弟之愛也。欲梓之。而稿在侯處。貞圖就而求之。侯曰。吾將命工刻之。不歸稿於貞圖。貞圖亦不敢復請。而與二三友人。引領以待板成。十年于今。未聞有剞劂之命也。世人有爲其師若友人。捐財以刻其書者。以西臺侯之富也。豈有吝乎。數金之費哉。意者以煥圖之詩文不足傳與。不然。則侯之薄於故舊也。純嘗以是疑侯。及覩侯贈煥明。松英二序。通篇言文章。純以爲侯論文。必首稱煥圖。乃盛稱元喬。玄中之文才。而一言未始及煥圖。侯之所稱。豈其有所見而然。

哉。特吠聲已。昔者漢文登極而不忘代食監之言曰。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今西臺侯忘舊廼爾。煥圖而有知。其必賦晨風于地下焉。夫煥圖之才學。豈出元喬玄中之下哉。先生所知也。去者日踈。悲夫。古人曰。人固不可以無年。誠哉言乎。純今於煥圖亦云。夫侯於煥圖尚然而况於其餘諸子乎。况於純乎。此純之所以慙且懼也。先生又曰。于鱗與茂秦絕。而詩刪載謝詩。孔子絕孺悲。而載籍不去悲。此固然。純則以孔子之於孺悲也。其事不可考已。茂秦之詩。誠不可

廢。故于鱗則不以人廢言耳。如西臺侯之於純也。則人與言皆所不見取也。今先生之舉也。若出于侯意。則純亦何請。苟他人爲之。侯必曰。是何續貂以狗尾也。嫫母對西施。自知其醜。純雖顏厚。獨能不羞哉。此純之所以請于先生也。古稱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純嘗誦之。今西臺侯。本朝大臣。純固畏之。何敢非之。雖然。孔子於三桓臧氏。皆嘗舉其事以譏之。豈夫子亦有不得已與。純今道侯。非腹非後言也。先生者。侯之所師事。故純因又爲先生言之。即令侯聞之。庶

乎補其過。以保令名矣。是猶有望于侯也。純性好直言。所以不容於世也。唯是狹中小量。不及中行。甘為狷者耳。茲復盡言。伏以先生海涵之量。受而容之。矜愍其愚。反覆蕪辭。重賜慈諭。幸甚。觸冒清聽。無任怖懼之至。萬惟炳亮。純惶恐再拜。

門人曰植村正直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十五

春臺先生紫芝園稿附錄

門人 東都

稻垣長章 榊明

堤 有節 仲丈

輯

春臺先生墓碑

服子遷

太宰先生諱純。字德夫。號春臺。物夫子嘗為其考栢樹翁作墓碑。載在集。考以上具焉。先生生于信陽。飯田。幼隨考東。稍長仕出石炭。數年。疾乞骸骨。三不許。乃自去藩。藩以輒去。錮之。西游京畿十年。是時物夫子唱復古學于東都。滕東壁縣次公相助修業。而次

公西歸。東壁乃顧夫子之門。從游日多。然俊傑可與
適夫子道者。猶未至。東壁幼嘗已同先生受書。撫謙
野先生者。服其敏學。因思先生。數書招之。會錮亦解。
先生遂東。至則見物夫子。說其學。以爲得所歸。乃事
夫子。與東壁二三子。講習古學。博文約禮。敦尚經典。
物夫子沒。益詳究先王之道。孔氏之書。鬱爲大師。弟
子諸侯大夫。至草野士。日益進。先生既勵己行。以直
方自居。從游之徒。莫不奉名教。唯謹爾。畏如大府前
後所見諸侯甚多。未嘗枉己而求見焉。進退必以禮。

安貧樂道。終不復仕。然其志則曰。儒者之學。折中孔
子。孔子所祖述。先王歷聖政治之道。具存焉。用之則
行。如有用我者。何以哉。故又未嘗忘經世之用。故沼
田侯好學愛賢。禮遇先生。先生亦深相得焉。侯在政
府。嘗從容語侯曰。方今遭不諱之朝。然時制所闕。無
路居下。上疏陳事。純雖微賤。幸因侯而若得言。一二
得失。或又觸聞。以賤人妄犯上。被嚴刑。萬一以身有
補於濟衆。亦志所願已。不識可否。侯曰。試乃可也。遂
上封事。不報。然世已異其特立。而益敬仰其非記聞。

浮華之學。先生幼受孝經論語於太翁。及學成。益尊尚焉。漢孔氏傳古文孝經。久亡彼方。而獨存吾邦。因按訂諸博士家所傳。作音注而刊之。復因沼田侯獻諸朝。政府諸公聞之。爭求於侯。侯爲並貽焉。又本師說。更加所見。作論語古訓及外傳。又作家語增注。以爲此三者。庶見孔氏遺則。故用意特勤焉。先生強記。且於事精詳。其考究書籍。一字不苟。過必歸正。然後止。佗所著書。凡數十。亦皆學者傳尚焉。書題。併平日規行。門人稻垣長章爲誌。松崎惟時狀行。詳于二

文。延享丁卯。五月。晦。逝。年六十八。葬東都北谷中天眼寺栢樹翁之兆。初娶末松氏。無子。再娶前川氏。亦無子。子養阿武家之子名定保。元喬以同盟相識。三十餘年。乃顧夙昔物。夫子與二三子。已先逝矣。天復不愁遺先生。哀哉。因作銘曰。

春臺先生墓誌

稻垣長章

延享四年。丁卯之春。處士春臺先生卧病於城北之礫川里。朝之賢士大夫。徃問疾者。騶呼屬路。諸侯之

春臺先生文集 附錄
使者及故舊門人相踵不絕。過其門者咸驚曰：茲宅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無何五月晦日巳未。先生卒。享年六十有八。自賢士大夫以下。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最親者。相聚商其後事。諸侯之愛敬先生者。皆以賻卹其家。越六月二日辛酉。葬于谷中里天眼寺其先人墓右。會葬執引者。蓋三百有餘人。春臺別號也。諱純。字德夫。姓太宰氏。信陽飯田人也。本姓平手氏。五世祖諱政秀。仕織田氏。為信長傳。食祿二萬石。以諫死。名顯天下。高祖父諱汎秀。嗣封

為騎將。戰死于三方原之役。曾大父諱秀言。汎秀之少子也。及信長弑。秀言奔播州。後落魄于加能之間。王父諱言親。號雪江。仕加賀大夫。橫山氏生四子。季為考空谷君諱言辰。娶太宰謙翁之外孫女。而為謙翁之嗣。仕飯田侯。菅親昌。由是冒太宰氏。生三子。長重光。因廢疾為僧。名守鑽。次先生。季女歸甲斐侯。火器隊將。匹田尚重。先生以延寶八年庚申秋九月十四日庚午。生于信陽飯田。元祿元年。空谷君致仕。將妻子出東都。先生幼穎敏。年甫八歲。空谷君口授孝

經論語。爾後能自讀書。不復受句讀於人。長益好學。年十五。初仕出石炭源忠德。非其好也。去如京師。游學數年。聞有徂來菽生先生。倡復古學于關左。負笈千里。來於東都。質曾所疑。渙然冰釋。退教授生徒。弟子彌衆。禮曹生竇侯源。重令召爲記室。五年。謝病而去。諸侯聞其賢。而重聘崇禮。乃見之。若緩其禮。輒不肯行。享保中。執政故沼田侯丹墀。直邦一見。竒其才能。而厚遇焉。居數歲。因上封事。論時政及災異。考訂古文孝經。獻之乎兩宮。晚年盡辭諸侯所餽粟。恬甘

清貧。不以行藏介意。斷然自信。持志益堅。築園于礫川上。以紫芝名焉。專務修經術。著書數百篇。每文章一出。爲人所傳。海內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之。就叩焉。鏘然能鳴。其博辯淵識。不可得而測知矣。特長乎經濟。旁嫻音律象昏之學。各至其妙。文集二十卷。其餘所撰書題。詳于行狀。先生初娶末松氏。先卒。再娶前川氏。無子。以阿武安次之子定保爲嗣。以長章之於先生。從游有年。社友奉遺命。以總裁遺文。且銘其墓。余不敏。

雖不堪其任。義不可辭也。因銘之。銘曰。其墓不
其昇也。遐其孰克逐。其降也。淵其孰克畜。哲人之萎。
永懷茲谷。於焉勒銘。德行維馥。

春臺先生行狀

松崎惟時

先生諱純字德夫。姓太宰氏。本姓平手。不詳所出。
其先嘗居尾州。愛智郡平手里。為平手氏。五世祖中
務太輔諱政秀。仕織田氏。為信長傅。食祿二萬石。信
長立不君。中務君驟諫。弗聽。作疏自殺。信長感懼。臨
喪及發引。手執引云。高祖監物諱汎秀。為信長騎將。

三方原之役。神祖請救於尾州。信長遣三將往救。
監物君其一也。君受命。矢死以出。尾兵失利。遂死焉。
曾祖諱秀言。及織田氏亡。移于加賀。祖諱言親。仕加
賀大夫橫山氏。考空谷府君諱言辰。以季子出為姻
族。太宰謙翁之嗣。仕飯田侯親昌。遂冒太宰氏。歷事
三世。督火器隊。致事而退。巧武藝。最名善槍。妣清水
孺人。謙翁之外孫女也。配空谷君。生三子。長曰重光。
因廢疾為僧。次為先生。次女。適匹田氏。延寶八年。庚
申。九月十四日。庚午。先生生于信陽飯田。元祿元年。

卷之五 附錄
戊辰先生年九歲。從空谷君去飯田。入東都。七年甲戌。先生年十五。出仕。故出石侯忠德。久之以瘡疾。疏乞骸骨者三。不許。十三年庚辰。致為臣而去。侯怒。錮之。乃如關宿。去還東都。無何適京師。遂如浪華。凡困於五畿間。十年始得解。正德元年辛卯。乃還東都。是時生實疾。重令為禮曹。召先生。先生起應聘。五年乙未。謝病而去。年三十六。自是終身不復仕而退。脩六藝古文。弟子稍益進。先生幼而明敏。彊記絕人。空谷君雖武人乎。性好讀書。八歲則親授孝經論語。遂研

精群書。十餘歲時。已盡記海內諸侯世系封邑記號。朝十官爵姓名。稍長。從中野撫謙先生者而游。為性理家之言。既而有疑宋儒論性本然氣質之說。由是益博覽古書。稍悟宋儒訓詁微諸六經有不合者。是時徂來先生始倡古文辭。先生見徂來而大悅。因受業焉。徂來先生言曰。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其教則詩書禮樂四術是已。自子思孟子而降。為儒家者流。益下益衰。至宋儒而極矣。言有古今。不學古文辭。無以知古言。宋儒之謬。皆坐

春臺先生文集 附錄 七 文苑堂
是故。徂來持此說以教人。必自脩古文辭始。其致歸
明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從游之士。名振一世。然往往
文辭成家。用力於經術者幾希。獨先生一意奉其教。
慨然以斯文爲己任。欲距邪說。承先聖。不能行諸當
時。必傳諸來世。徂來先生晚年以教育英才爲務。不
設師道。社中皆以文名相尚。而先生獨以方正周旋
其間。以爲徂來禦侮自許。寧獲罪於其黨。不忍惡言
入於耳。先生與徂來講論不合。必再三爭辨。弗明弗
措。少年每有過失。唯恐先生知之。不數日。先生書必

至。隨事規箴。社中皆嚴憚先生。然退未嘗不服其言
也。先生以爲先王之道在六經。大可以治天下國家。
小可以脩身。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修身之道。斯盡之
矣。宋儒以窮理爲學。以心法爲教。以二帝三王治天
下之道合諸釋氏之說。欺天下。惑後世。天下之人。滔
滔無知其非。六百有餘年。雖有六經。猶無有也。實吾
道之大厄也。必闢之而後可與入道。明千載不傳之
學。辨百家橫議之惑。使先王之道粲然可行於今世。
先生爲學。夙夜黽俛。終食之外。手未嘗釋卷。天下之

書無不讀。天下之事無不通。其義出經傳。事涉子史。上下數千載。歷歷如視諸掌者。讀其所著可知也。今不具論。若乃天文律曆。算數字學。音韻書法。象曆之言。浮屠巫祝。醫方駁雜之說。莫不旁通。洞究精微。其讀書必從校訂。字縷句畫。鉛槧不苟。義疑者簽貼。理謬者塗抹。字訛者改正。音韻必和。字畫必正。先儒未有及先生之精密者也。其屬文。千言立成。筆翰如流。語不加點。大小筆墨。刊行著述。皆親繕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博綜音樂。最善橫笛。加有巧思。嘗截竹造

笛數管。皆爲識者嘉賞。其記事。仰取俯拾。如嗜慾。若人告之。以其所未聞。事雖至卑瑣。必傾耳聽之。詳其終始而止。秦漢以至元明。制度法律。天朝文獻。國朝沿革。及其耳目所見聞。俗樂里謠。公卿大夫士。廢興存亡。遷官移宅。食貨諸物。貴賤輕重。五方所尚。其所以平價通利之方。皆循循言之有序。先生絕口財利。不言家之有無。嘗與門人論鹽政。語天和以後。至今時鹽價。不有遺漏。因問佗物。亦各從語其價。佗日亦未聞其言物價也。至所經山川城郭。指而言之。

不失尺寸。至曰某橋長於某所幾尺。短於某所幾尺。先生稟性剛毅。能勤小物。進退容止。非禮不動。處事安詳。不疾言遽色。應接多事。千緒蠟起。未嘗差失。從先生而遊久者。未見其肄業之日起而更衣也。先生接人。忠信不貳。尊卑以等。長幼以序。送迎應對。嚴如石畫。久而人益敬之。時或賓客麇至。日昃不食。語之諄諄。不有倦色。動作有文。不欺暗室。人遺之物。雖微必改容起敬。以手加額。如其人在前。其寢疾服藥。必捧之。門人侍疾者。扶持四體。雖褻必變。困甚猶少舉。

手作辭謝容。比沒不衰。其於貴人。交際甚嚴。取予不苟。中厄於禁錮。其窮益甚。其守益固。自幼至老。未嘗一謁見貴人。諸侯受業問道者。前後數十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得見焉。其人有過。知無不言。改而後止。未嘗爲權貴少屈也。諸侯餽粟者。今神戶侯忠統。故甲斐子侯刑部少輔經隆。故沼田侯直邦三人也已。神戶侯初聞先生之窮而餽粟。後禮節稍衰。先生辭而却之。刑部君早卒。而其養不繼。惟沼田侯厚待以禮。終始不改。侯爲執政。增封。退朝。即日益餽粟。侯爲

政以尊賢愛民爲先。先生悅侯之賢，深感其知遇。侯卒後，如加治中山謁其墓，後嗣侯直純以國用不足減所餽。先生因盡辭之。先生學吹笛於大神。景豐曰：日光王好樂，嘗問景豐曰：弟子孰爲善音？景豐對曰：有太宰某者，其人也。王欲召見先生，景豐以告。先生曰：某儒者也。王若命以文學之事，敢不謹述所聞。若奏薄技以供其燕樂，某不能也。如有復我者，吾其破笛，終身不復操音矣。景豐從容爲王言之，王乃止。享保中，朝廷命小野田國光詳定琴曲，國光故與先生

善。於是從先生討論李之藻樂書，鴻臚笠間侯正之。因召先生與同詳定。先生固辭，因陳儒者進退之義，終不受命。後琴曲成進奏，官賞賜國光及與其事者白金。先生獨不與焉。上嘗讀先生所著經濟錄，命侍中八田侯久通以私求其真本。侯使小林延年來求假本。先生曰：善爲我謝曰：手寫本作字潦草，不可以冒公侯之覽。某老僊不能復正書而進矣。遂私於延年曰：布衣之士，以言進於朝，義必因執政大臣。若夫因內官以達，則君子不爲也。侍中之需，不可

應也。其守正不撓皆如此。親故時時以此爲先生懼。而先生處之夷然。至接俗人。終日與之語。一言不及黃卷。人不覺其爲儒者。而皆畏敬之。雖婦人女子。聞其言莫不服其爲人也。先生治家嚴而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妻子僮僕。畏而愛之。遵守其法。不以先生在否爲變。蓋其至誠有以感之。雖在陋室。家人言笑之聲。不聞相外。先生憂世。發於中心。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聞時政闕失。憂見於色。享保癸丑春。因沼田侯獻所刻古文孝經於朝。及西城。於是諸列相

參政皆請侯求覽。侯並贈一本。其秋又因侯上封事言災異不報。先生居恒稱漢世急取士。布衣得信其志。賢良方正。則吾豈敢。直言極諫。則不多讓古人。恨不生於其世。一救蒼生之患。嘗從容謂沼田侯曰。昔者谷一齋當憲廟時。因稻葉公上封事。事秘不傳。中蓋有遷都之事云。事雖不行。爲有識者取。先師數稱一齋。一齋雖有志。不得稻葉公。無以自達。其因稻葉公。可謂幸已。今臣幸得生不諱之世。又蒙君侯下顧。竊有所欲爲蒼生上言。某等微賤。言無由見。采用。

有如其言。僭妄處嚴刑。是臣以身殉天下萬民之急。人生百年。忽如過客。若死而有少補於民。幸莫大焉。不知果可得上言乎。戾然其言而許之。遂有此舉云。先生教人。先之以孝經論語。次之以六經。其論學大要以勉彊為主。教以恭敬勤敏。慎而寡言。博聞彊識。務成有用之才。深患世之學者。貪名好勝。終身用力文辭。以淫靡柔懦為風流。以放曠無度為高致。一代學者。翕然宗之。徂來先生之道。得先生而大行於宇內。後進之士。不陷為記誦詞章之流者。皆先生之

力也。徂來先生嘗謂門弟子曰。詩書義之府也。古人論事。必引詩書以徵之。先王之義。因見矣。學者合古人所引而觀之。庶乎不失古義矣。先生曰。某願勉從事。乃類聚西京以上之書。引詩書者。從篇次之。徂來沒後十年。其書乃成。為卷凡三十四。徂來在日。命之名曰詩書古傳。先生謂孔氏之書有三。曰孝經。曰論語。曰家語。孝經有古今文。古文出自孔壁為真本。而孔安國傳文亡于中國。獨傳于日本。尤可寶也。乃因我邦博士家所傳孔傳。校訂數本。為作音注而

刊之後世學者皆用力於論語。而說者多不得其意。至宋儒說心法。聖人之道。與釋氏相亂。徂來先生撥而反之。聖人之道。始明于世矣。然其說成於晚年。日不暇給。猶有一二可疑者。乃為正文明訓詁。為論語吉訓。又論其取捨微旨。別為古訓外傳。其載師說。間有與論語微不合者。為其佗日所親聞。又因王肅注家語。補其遺漏。名曰家語增注。先生平日潛心潭思。此數部為最。先生上繼先聖之業。下思化斯民。嘗曰。朱泮漫覃千金之家。而學屠龍技。成而無所試之。今

學先王之道。無由行諸其世。徒如屠龍之技耳。猶不得已。筆諸書以俟其人。乃作經濟錄。當世急務具焉。人主用之。大可以治天下。小可以治其國。欲觀先生之志者。覽此書足矣。佗所著有紫芝園前後稿。紫芝園漫筆。詩傳膏肓。易道撥亂。周易反正。易占要略。春秋曆。六經畧說。律呂通考。產語。獨語。弁非。辨道書。聖學問答。親族正名。倭讀要領。倭楷正訛。三王外紀。亂婚傳。和漢帝五年表。新選唐詩六體集。諸未脫稿者。猶數部。延享四年。丁卯。寢疾。以所著書授門人某某。

各有所屬。命子弟書遺言。疾病辟婦人。以是歲五月
 己未晦卒。享年六十八。門人合賻葬于東都城北谷
 中里天眼寺先塋之側。先生再娶。元配末松氏。次配
 前川氏。皆無子。養長州人阿武安次之子定保為子。
 謹狀。門生篠山松崎惟時狀。

門人其宮田明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稿附錄終

紫芝園前後稿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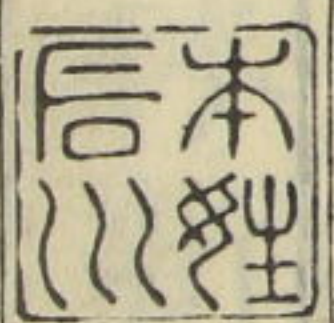
自物夫子倡古文其門不乏能文之
 士然能驅轍於戰國秦漢之間不為
 王李奴隸者僅僅數人而已春臺先
 生獨有所見卓然樹立成一家言乃
 其所為皆經世濟用之文無不裨益

于世韓子所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
之乎禮樂之源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者先生有焉先生遺文有紫芝園前
後稿臨沒以託二三子有節既受命
乃與長章謀因體分類釐爲二十二
卷手寫一本正直也明也因淨寫成

袞更與二三子刊謬訂誤遂授剞劂
氏以圖不朽今也刊刻將成有節不
幸罹疾朝不謀夕安能得見此書行
于宇內命夫於是乎力疾謹跋

東都

堤有節



卷之三
 下世韓之...
 之子禮樂之...
 不究內命夫...
 幸羅與脾不...
 九以圖不...
 泰更與二...

太宰彌右衛門著

前稿自一至五
 後稿初編自至八
 後稿一篇自九至十五
 全備合冊十二本

大坂心齋橋筋順慶町

澁川清右衛門

京掘川錦上町

西村市郎右衛門

江戸本町三町目

西村源六

江戸日本橋嵩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

寶曆二壬申歲九月

